

馬 鉄 丁
社 文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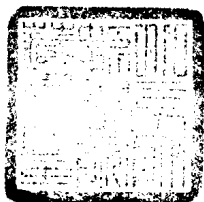
· 大 地 文 丛 ·

马铁丁杂文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5354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965354

马 铁 丁 杂 文 选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2 $\frac{1}{2}$ 字数260千字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0,300

书号: 10132·027 定价: 1.20元

目 录

炽热的心和锐利的笔（代序）……………冯 牧（1）

1948年

阿Q的盲目性……………（9）

1949年

认真学习，认真读书……………（13）

1950年—1951年

自求解放……………（15）

群众就是一切吗？……………（17）

需要与自愿……………（18）

“功臣自居”……………（20）

“学然后知不足”……………（21）

“工作气氛”与“庸俗气氛”……………（22）

缺点与优点……………（24）

要经得起考验……………（26）

健康第一……………（27）

从小事情到大道理……………（29）

幸福……………（31）

再谈幸福·····	(32)
三谈幸福·····	(33)
革命的乐观主义·····	(34)
“象真理一样朴素”·····	(36)
主动精神·····	(38)
知难而进·····	(39)
抱怨·····	(40)
比·····	(41)
再谈比·····	(43)
准确和明快·····	(45)
他们为什么挨打·····	(46)
遵守时间·····	(48)
天才·····	(51)
热情·····	(52)
珍惜历史·····	(53)
提高工作效能·····	(54)
再论提高工作效能·····	(55)
昨天、今天和明天·····	(56)
肃清“小广播”·····	(57)
原则与客客气气·····	(58)
爱国不是排外·····	(60)
光荣·····	(62)
推托·····	(64)
忙·····	(65)
再谈忙·····	(67)
三谈忙·····	(68)

青春·····	(69)
过去和未来·····	(70)
明天·····	(71)
“慎独”·····	(72)
论“知足常乐”·····	(74)
谈“顺风转舵”·····	(76)
胆大心细·····	(78)
“只有工作着才是快乐的!”·····	(80)
让歌声响起来·····	(82)
天才的道路·····	(84)
放手让她们做去·····	(86)
说自己的话·····	(87)
从思想上注意克服文字缺点·····	(88)
从写文章说起·····	(90)
老老实实(上)·····	(91)
老老实实(下)·····	(92)
自大与自卑·····	(93)
下苦功夫·····	(95)
“不偷”·····	(97)
“不装”·····	(99)
“不吹”·····	(101)
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同志·····	(103)
谈文风·····	(105)
开短会·····	(107)
论“得罪人”·····	(109)
锦旗、纪念章、笔记本之类·····	(111)

向谁看齐·····	(113)
倒楣的是什么(一)·····	(115)
倒楣的是什么(二)·····	(117)
树德务滋 除恶务尽·····	(119)
建立坚强的革命事业心·····	(120)
名·····	(122)
家庭、小孩、女同志·····	(123)
专家和外行·····	(125)
学以致用·····	(126)
我们的骄傲	
——给诗人·····	(127)

1953年—1954年

两种作风·····	(131)
不能“说过”了事·····	(133)
关于提拔干部·····	(134)
“当然”·····	(136)
“大家负责”·····	(138)
过犹不及·····	(139)
骄傲的“资本”·····	(141)

1955年

神经脆弱的人·····	(143)
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成绩·····	(145)
论“听话”·····	(147)
生活中的爱好、兴趣及其他·····	(153)

肃静些.....	(160)
贪馋的老鼠.....	(162)
争吵.....	(163)

1956年

喊“忙”的人.....	(164)
把阻碍新生力量成长的“封条”烧毁.....	(166)
关于“人言可畏”.....	(169)
勇敢地突破常规.....	(171)
初战胜利之后.....	(175)
英雄和诗人.....	(178)
“拿来主义”.....	(180)
关于小品文.....	(184)
关于小品文的两个问题.....	(200)
自以为是的教训.....	(205)
一点希望.....	(207)
弥补缺陷.....	(209)
照搬无误.....	(212)
“淌得很”.....	(213)
“来得干脆”.....	(215)
海阔天空.....	(216)
从打羽毛球想起来的.....	(218)
看鲁迅博物馆有感.....	(219)
漫步西四有感.....	(220)
真金不怕火.....	(221)
“打”和“捧”.....	(223)

1957年

文艺这条路·····	(227)
作者自己的意见何处去了? ·····	(229)
“原则”和“例外” ·····	(230)
创作需要鼓励, 批评需要支持·····	(231)
在新生力量前面·····	(234)
妒嫉·····	(235)
母女两个人的心·····	(236)
为什么·····	(237)

1958年

学舌的鹦鹉·····	(240)
从生理缺陷所引起来的苦恼·····	(242)
吃喝玩乐·····	(246)
关于两条腿走路·····	(252)

1959年

读书和书呆子习气·····	(256)
并非经验·····	(259)
质量和百花齐放·····	(261)
文如其人·····	(263)
厚积而薄发·····	(265)
“想当作家”种种·····	(267)
基本训练·····	(271)
论“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	(273)

文思泉涌之类·····	(284)
火柴颂·····	(286)
向日葵·····	(287)
释“求”·····	(288)
留有余地·····	(289)
俭以养德·····	(290)
人民自有回天力·····	(293)

1960年

好样的一辈子·····	(295)
移风易俗，人人有责·····	(298)
苦干和巧干·····	(299)
树木与森林·····	(300)
再谈树木与森林·····	(302)
礼赞平凡的劳动·····	(305)
“舆论”剖·····	(307)
有知与无知·····	(310)
劳动光荣·····	(312)
劳动与美	
——送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同志·····	(314)

1961年

一个希望·····	(318)
借梯上楼·····	(322)
普及与提高·····	(326)
繁与简·····	(328)

生动性从何而来·····	(331)
启示·····	(335)
从斗争中求欢乐，从斗争中求幸福①·····	(336)

1962年

一步一个脚印·····	(349)
蔷薇·····	(351)
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	
——纪念《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比尔·狄盖特·····	(352)

1963年

“服务性行业”论·····	(357)
爱与憎·····	(359)
虫豸安知雄鹰志·····	(361)
两代人之间·····	(363)

1964年

从李淑兰学射想起的·····	(365)
略论象样子·····	(367)
永远不会到顶·····	(370)
以天下为己任·····	(372)

歌手·园丁·斗士

——怀念陈笑雨同志·····	袁 鹰(376)
编后记·····	胡 靖(389)

炽热的心和锐利的笔(代序)

冯 牧

岁月流逝，我时常怀着尊敬和痛惜心情思念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陈笑雨（马铁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他的一些怀念者、仰慕者和他的亲人，决定编印一本他的杂文选集，作为对于这个优秀文艺和新闻战士的纪念，这无疑是一件必要和有益的事情。唯一的遗憾，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有点晚了。可是，笑雨同志的著作，以及透过它们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战斗丰采、求实作风和对任何一个革命者来说都是十分可贵的那种坚信真理、嫉恶如仇的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任何时候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这一点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翻读着编选在这本书中的大都写得精辟、犀利和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字的时候，使我不无忧伤地回忆起我同笑雨同志从相识、相知到相交的一些往事。

我和笑雨同志是在四十年代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期相识的。那时，我在报社作文艺编辑，笑雨同志在延安清凉山头的新华社工作。我们并无直接工作关系。但他在报社编辑部有很多朋友，他很喜欢到文艺部的窑洞里串门，他的坦率、热情和平易近人，使我们很快就熟识了。在晚饭后的

散步聊天中，我知道他喜欢读鲁迅的杂文，而我参加编辑工作的文艺副刊正苦于组织不到富有战斗力的稿件，就鼓动他为我们撰写杂文。他答应可以试试。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送来了一篇无论就内容的及时或文笔的辛辣而言都非常适合我们副刊要求的杂文。当他得知我们要发表这篇文章时，他带着那种以后大家都熟悉的微眯着眼睛的笑容，在文章上署了一个笔名：“司马龙”。

我不知道在这以前他是否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作品，但在我记忆里，以后在报刊上以报道人民解放战争而名著于世的新华社特派记者司马龙（他成了广大读者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是首先以写杂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的。

我同笑雨在清凉山的相处和交往不过两年时间，就各自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在这段期间，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坦诚、热心、乐观、好学，充满了青年人的朝气，而且下笔极快，应约写稿，往往在定了内容和选题之后，一二日内就笑呵呵地亲自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稿送到了编辑部。

1946年，我和他先后离开延安去了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前线。我从吕梁前线到了陈赓部队，差不多同时，他到了华东和中原前线。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一位以写作迅速及时、文笔简捷、气势磅礴的通讯报道而著称的前线记者了。他在那时写作的反映解放战争初期几次辉煌战役的报道，曾经传诵一时。我们同在一个大的战略地区，却在不同的部队，因而，只是到临近战争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取得全胜的时候，才又重新见面。在整个战争时期，我们不可能互通音问，但我时刻都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寻觅着他的名字，而且带着欣喜

的心情阅读着他写的火辣辣的文字。我相信，他在戎马倥偬中，也一定会带着相同的心情来阅读我以及其他来自延安清凉山的战友们在战火中所写的文字的。

淮海战役之后、渡江作战之前，我在河南前线，听说在中原战场上工作的几位老朋友都到了郑州，并且在筹办新的报纸，我就在部队休整待战的短短间隙中，奔波了几天去看他们。我在新建立的编辑部找到了笑雨，同时找到了刚从前线调回地方办报的张铁夫、黎辛和于黑丁等同志。虽然分手的日子并不长，但大家都有一种“相对如梦寐”的感觉。笑雨告诉我，他这回又要重操旧业了，而且说，他将要再写他自己最喜欢写的杂文。这大约是以后他终于和小川、铁夫起了一个共用的笔名“马铁丁”，准备大写一阵杂文的最初的念头了。

建国后，马铁丁的杂文曾经蜚声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而有力的影响。那时，每当我看到一篇署名马铁丁的文字时，我总要猜度一下这一篇是出自谁的手笔。以后证明我的估计大致不错。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对笑雨、小川、铁夫的文风都比较熟悉；而笑雨所独有的朴实、泼辣、热情的特点，是很容易辨识的。马铁丁写的杂文集，后来出版了好几本。那些文字虽然大都是一些应时之作，即兴之作，即所谓“时文”，但因为和他们和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断变革、日新月异的生活，是如此地同步伐、共脉搏，血肉相连，而加上其中经常闪现的思想和艺术的光彩，使这些文字中的许多篇，至今仍然对于广大读者有着生动的实际作用和启迪作用。而其中，有许多是出自笑雨的手笔。我看得出来，这些杂文和随笔，和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司马龙”的杂文相比，无论在

思想的锐敏上，在学识的广博上，在文笔的造诣上，可以说已经从一个热情奔放、肝胆照人的青年人，变成了思想深沉、见解精辟的成年人了，“三十而立”，笑雨这时也不过三十几岁，但是，他正在走向成熟。他勤思，好学，他常常给人以手不释卷的印象；同时，他又开始扩展自己耕耘的领域：逐渐成为了一个卓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

笑雨的正直、坦诚、善良的品质，在有一件小事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9年，我在充任了一年多的《新观察》主编之后，被免去了职务。有些同志，根据我至今也不明白的原因认为：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憾事。他们断言：在五十年代初期云南边疆出了一批青年作家，而其中有几位被打成了“右派”，我作为部队文化工作的一个负责人，对这些“右派”作家（这是少数）和非右派作家（这是多数）的出现，应当承担严重责任。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并不同意这种逻辑，但迫于有些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给了我一个轻微的处分。撤掉《新观察》主编职务便是其中的一项。在这段时期里，虽然我感到了暗中有温暖的手在给我以支撑，但是，我不可能不陷入一种相当难堪的困境。甚至我的有些老朋友都对我疏远了，似乎同我来往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危险。接任《新观察》新主编的，是笑雨同志。他毫不介意，一上班就来看我，脸上还是带着那种微眯着眼睛的笑容，他只对我说了两句话：“不要在意，要坚强起来。过去没有时间写作，现在不是正可以坐下来好好写文章了吗？”不久，他就派人约我为《新观察》写一篇文章，而且指定在一周内必须交稿。我当时不想写，我不愿给朋友造成困难。我对笑雨说，“你何苦要我做使别人不高兴的事呢？”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我还很

少见过他这样严肃的神情)，轻微而有力地对我说：“怕什么，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你写，打破头也要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要你的名字现在出现在刊物上。”我明白了他的用心。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了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被刊载在下一期的《新观察》的头一篇。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但这件事使我获得了在当时对我是如此宝贵的温暖和力量，也使我对笑雨的善良正直的心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这是一个不畏风险、赤诚待人的人，这是一个胸怀真正阶级感情的人。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能够保持着这种纯正的思想品质和行为准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三年困难时期，笑雨写作更加勤奋，发表了大量的切中时利和切中时弊、闪耀着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的实事求是的光彩的杂文，和一些既有鲜明的社会分析又有独立的艺术卓见的文艺评论。1962年，他和一些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长短录》。在这个专栏里发表的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象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中见到笑雨，他把编辑《长短录》的计划告诉我，我对他们拟定的“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的方针表示赞赏和支持。当时，这个栏目是我看报时的必读文章。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都过于天真、过于书生气了，而笑雨那时似乎比我更加书生气；但是他对我谈论自己的设想时所表露出来的炽烈的感情和甚至有些兴高采烈的表情，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我感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鲜明的革命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他头脑中时刻萦回的，是人民的疾苦，是国

家的兴衰，只要是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他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去做，没有丝毫的个人得失之虑。

我那时已经在《文艺报》工作。笑雨对我们的约稿，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和**按时交稿**的。在那些年间，笑雨所写的大量文艺评论和文艺随笔，尽管其中有一些是出于政治热情为配合任务而写的急就之作，但他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有自己的见解，有些可以说是真知灼见。他坚信人民，坚信党，追求真理，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却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性格中十分突出的这种特点，时刻都可以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鲜明地显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在他某些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现出来。1963年春天，中央宣传部召开过一次后来被“四人帮”称作是“新侨黑会”的文艺工作会议。在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囑张地宣扬他们的“只有大写十三年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谬说，这不能不在会上引起一场尖锐争论。我曾经在会外和一些同志谈论过对这种谬论的不同看法，不少同志要我在大组会上发言对此加以辩驳。当时，最热心鼓舞我发言的，是邵荃麟、张光年和陈笑雨同志。会上的激昂的讨论，使我们的大组会开得非常热烈和富有战斗性。笑雨和许多同志也发了言，他的发言，仍然不失他文章的风格本色，用杂文式的语言，辛辣而锋利地讽了那些谬说的荒唐可笑及其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这次会议激怒了张、姚一伙，因而，这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的会议，后来被诬蔑成为“反党黑会”，并且成为他们以后对荃麟、金镜、笑雨等同志和我进行迫害的重要弹药。笑雨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上泾渭分明、决不含糊的人。他思想品质中的这些闪光的东西，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刚正不阿、胸怀坦荡、勤学不辍的优秀文